

## 聚焦文学新力量

葛水平之文坛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的泥土气息、她的乡村歌谣,她对于历史的血性书写,都已为人们所熟知。在她近期的小说里,城市题材与乡村生活逐渐均衡,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远离了“山神凹”。可以说,乡村生活给了她文学的想象和滋养,而城市,则让她的视野和文字都辽阔多姿起来。她在两个世界行走,同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自足与平衡。

### 自我修复的内在力量

葛水平写乡村,态度有点像另一个山西作家赵树理。他们都在乡村生活里浸润长大,写作都是由“里”而“外”,这使他们的文字和灵魂与乡村生活丝丝牵系,从而带来一个显而易见又极为难得的特点——“不隔”。

乡人敬畏着自然和土地,亲近着牲畜与草木。在葛水平看来,万物都带着灵性,高于且养育着“人”,她的小说流动着质朴和温情,有时为了乡人经营生计的狡黠,又略带几分风趣。《窑洞里的家境》代表了这类风格。葛起富的驴被人拉走与马交配,他气得大骂,可让他欢喜的是,年老体弱的驴竟然生下了驴骡。驴没有奶,葛起富便动员刚生育的儿媳给驴驹喂奶。葛水平写这类故事时没有精英主体的“俯视”,也由于与乡间生活隔着距离,那态度里便隐含着自然的诙谐,将乡村的生存逻辑、人情伦理和乡民心境都一一生动地呈现。

在葛水平笔下,村男乡女生活在他们固有的世界里,有着自己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这使他们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某种“陌生感”。《玻璃花儿》称得上是一个有意思的乡村“复仇”故事。柴晚生的爹与成万英指腹为婚,结为儿女亲家。没想到柴晚生一只眼睛是“玻璃花儿”,他受不了成万英一家的歧视,出外做生意结了婚,从此和成家结下了仇怨。葛水平通过奇妙的设计将一个“复仇”计划慢慢收拢,先是成万英将闺女送给赌馆红运商号的掌柜,然后和算命先生精心设计让柴晚生进赌馆借下高利贷,输得精光。对于柴晚生的“变心”和“失信”,作家并没有苛责,只是将他置于一种终被“剥夺”的境地。葛水平意识到,这种叙事可能更适合中国传统和村民的逻辑,里面隐含的曲折正是乡村伦理和情感的折射。说到底,“善恶观”依然是乡村精神乃至儒家文化的外形上寄托。

葛水平笔下的乡村温润多情,饱满丰富,却又有着残酷和非人性的一面。在《所有的念想都因了夜晚》中,柴冬花的丈夫王必土结婚半年出外当兵,从此她守了活寡。45年后王必土带着另娶的妻子回来了,他心怀里内疚地说死后一定和柴冬花埋在一起。柴冬花于是又开始了“对”“死”的盼望。在她死后,王家很快就将她和一个早死的光混合了坟。葛水平以现代“王宝钏”的故事质疑了那些合乎传统却悖离人性的方式如何伤害了鲜活的存在。至为可怖的是,这种戕害最终并非是外部侵入,而是女性自我内在的选择。

对出生于农村的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书写乡村往往寄寓着他们在现代都市生活里的精神想象。而葛水平更关注乡村生活的精神“原生态”。《我望灯》中,李来法的原型是山神凹人何斗发,葛水平曾有散文《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写及此人,小说带有一点魔幻现实和怪诞的味道。李来法在一堆烂柑村里看到一团光亮之后陡然醒悟,枯坐五天化身为“神”,从此生活在“现实生活”与“神灵世界”往返的通道之中。可惜“神”也抵抗不住现实的诱惑,在他对女人有了欲望之后,“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因病而亡,单身入土,惟有一块名为“转红”的砖相伴。在葛水平看来,何斗发和李来法的思想比庄稼人的“狡黠”又“高出一个地壑”,正是这种与生计、生存和现实事务无关的“狡黠”使终生劳碌的乡民得到了精神的栖息和松弛。能看到这一点,是作者比其他写乡土作家的高明之处。她深信乡村有自我修复的内在逻辑,有枯淡生活中的出奇制胜,它们安如磐石地稳定着乡民

### ■看小说

## 章缘《岔路》耳朵里的巨响

章缘的短篇小说《岔路》(《长江文艺》2014年第2期)中,年近50仍然单身的女人谢琼卉,因为一辈子要“单打独斗”,尽管“高瞻远瞩精算筹划”着日常生活里的一切事物,仍旧逃不脱困惑和不被理解的愁苦。谢琼卉年轻时也清新可爱,成熟后也有风情,却不知不觉走上了人生的“岔路”,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同龄人珠姊结婚时她当伴娘,生子时她送童装,眼看别人快当祖母了,她才从一只小狗奇奇那儿“尝到当妈妈的乐趣”。之后珠姊离婚了,身边的几个老同事、老同学也一个个恢复了单身,人生的“主干道”并不那么好走。珠姊羡慕她无牵无挂,“没有孩子的责任,没有被老公伤透了心,没有对人生的失望透顶”;谢琼卉的房客、那个看上去风华正茂、有滋有味的玲达也为情所困,服毒自杀未遂……只有谢琼卉自己知道,在表面光鲜的生活背后,她承受着多少无奈,就像卡在耳朵里的耳屎,“某个小碎片松脱了,在耳朵里不时制造隆隆巨响”,这“异常的音效”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听到并替她分担?她赖以寄托的只有小狗奇奇,因为它“不会论断眼前这个这个人老了也都”,就连她的“牙周病和胃炎、沙哑的笑声、歪斜的笑容”也都“理所当然地为它所爱”。在夜深人静中,谢琼卉终获超脱,她“很有妈妈样”地带着奇奇走向“远方逶迤如一条黑河”的大街深处,平静地接受着自己的命运。

## 阿舍《飞地在哪里》神奇而虚幻的向往

阿舍的小说《飞地在哪里》(《黄河文学》2014年第1期)品格独特,在虚与实、真与假、梦境与日常之间腾挪挪移,笔法夸张且缜密,轻盈而沉重。

“飞地”是什么?“飞地”在哪里?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小说主人公“她”抱着10个月大的孩子,从窗外的漫天飞雪中满足地“看清楚了她想要看到的东西”,隔天一早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往“飞地”的旅途。在那里,她看到了壮丽璀璨的夜空、繁密的星阵、整饬的屋宇和街区。在“飞地”,她结识了敦厚友善的中年男子,使她对“心灵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有了新的领悟;她结识了一位举止怪异又迷人的姐弟,姐姐潜心研究星阵,弟弟不停地栽种花草——原来,“飞地”并不遥远,也不难抵达,它就在梦境里,“睡着了就能去”,与梦不同的是,飞地上的东西永远“不会变质和过时”。飞地的游历使“她”由内而外“显现出沉静与清新”,然而却无法与人分享沟通,即便是与她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丈夫,也难以理解“飞地”的价值和意义。她当然是在“说梦话”,她的脑子“就坏了”,所以,当丈夫随口撩起现实生活那严峻的一角:“奶粉出完问题,牛奶又出事了”,她只能沉醉进“浓浓的睡意”中难以自拔。(刘凤霞)

葛水平,女,山西人。著有长篇小说《裸地》、中篇小说《甩鞭》《地气》《狗狗狗》《喊山》等。另出版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入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

# 挽歌与诗情

□曹霞

的生活和生存空间,这比起现代性冲击来更具力量。

### 逐渐消逝的传统道德

然而,在葛水平绵密润泽的书写里,我又分明听到了一声悲吟,一曲挽歌,在哀悼古老礼仪和传统道德的崩陷。作者游荡于乡村,看到了它的必然命运:每逢历史的转折关头和政治的荒凉缺口,它总是最先遭到弃掷和损坏。历史/政治的双重法则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有力地“修改”了人们固守千年的伦理。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土改”在“革命文学史”中的分量颇重。在葛水平等当代作家那里,多以“侧面”叙事展开对“革命”的思考和质疑。在《第三朵浪花》中,前清秀才王有才在1942年的土改运动中划成了地主,贫农团绑走了他的儿子并将之“斗争”致死。作者未必不知道血腥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但她并不着力于此,而是想以“历史化”的描写将曾被奉为“至高无上”命令的荒诞性与残酷性传达出来。《春风杨柳》中,一个文物贩子打听到杨家坟地里有好东西,杨氏兄弟俩为了10000元钱扒了祖坟,好日子没过多久便进了监狱。葛水平觉得在这些故事里,真正让人痛惜的不是政治或欲望对人的侵蚀,而是乡村人情理真的撕裂与损毁,因为那是中国乡民千百年来生存的基本与底色。

相比于《第三朵浪花》,《人人都想当村长》则以一种荒谬性和喜剧性获得了叙事的力量。小河西村选举村长,煤矿的黄国富和前村委会主任李保库是被选两人,两个人为了选举各出奇招。乡村政治加上男女情事,还有作为背景的乡村逻辑,复杂性重重交叠。作者有意以“慢”节奏将两个选举人的精心安排写得庞大庄重,与最后的荒谬结果形成对比。最后,两个人都没被选中,因为小河西村的每个人都投了自己一票。这种荒诞的“乡村逻辑”在《比风来得早》中同样存在。小说通过村长李喜平与会计王政林对县委办副主任吴玉亭“升迁”所做出的反应及其变化,捕捉到了乡村生活中最势利、卑微又灵巧的一面,但所有的心机都在陈小苗带来的坏消息中成为一场笑话。葛水平以对乡村生活中各种衡量与计算的稔熟获得了一种“举重若轻”的叙事能力,并能够保持分寸地将之传达出来。她幽默而略带嘲讽地写出了乡人对待“政治”的态度以及机巧谋划里暗藏的玄机,将乡村的愚昧、贪婪和见风使舵的“智慧”展露出来,从而使故事获得了一种反讽的色彩。

这反讽传递的是叹惋,是悲凉,是绵绵不绝的对于往昔清明乡村与温暖人情的追忆和挽歌。这在长篇小说《裸地》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盖运昌的四房太太都没有为他延续香火,他看中了逃荒人聂广庆带来的女人,美丽有教养,生过两个男孩的女。他只想多子多孙,家大业大,可是时代的动荡和家族恩怨却使他这一淳朴的愿望最终落空。在20世纪家国命运的巨大变迁中,乡土中国内在的淳厚、公正、公义、家族血缘等伦理都如悲歌袅袅,终成绝唱。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不可逆转的时代畸形、人心之变,葛水平不止写出了驳杂的现实,而且以种种“落空”的结局表达了自己对于世道人心的态度。这让人欣慰,因为它使我們得知,纵然对庸常现实的熟视无睹已经成为常态,但在好的作家那里,一种人文主义关怀,一份朴素的伤感和忆念,依然可以支撑起叙事和精神的传统。

### 未完成的挪移与调整

同样是面对政治的荒谬和现实的侵蚀,葛水平在写乡村与城市时,叙事方式有所不同。乡村里被毁坏的是伦理血脉,而城市里被毁坏的个体生命关于生存、情感和命运的全部信念。前者可以借集体的力量进行修补,后者却难以修补。

《夏天故事》借少年牟遥远目睹学校里发生的不可理解之

### ■评论

## 饱蘸热度的生命礼赞

——读余德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的接力如此美丽》 □周晓凤

### ■

余德庄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的接力如此美丽》集中描写了一对年轻母女吴雅和雷吟的真实故事,读后让人感慨系之,在心中感慨赞叹生命之美。

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和生命接力的故事,书中主人公吴雅出生在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年幼时父亲在一场车祸中遇难,母亲在艰难困苦中把吴雅姐弟拉扯成人,并培养了他们不惧困难、努力上进的意志和热爱生活、珍视亲情的情怀。吴雅不仅从小学到小学一直品学兼优,在“文革”后期以知青的身份进入华中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在学业和教学科研中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一名学术新星。另一主人公是吴雅的女儿雷吟,在母亲的直接影响下,她从小热爱学习,成绩优秀,在数学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后随父母来到加拿大,以其聪颖和努力,很快融入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夺得加拿大全国中学生数学公开赛安大略省西部冠军,成为温莎市华人的新闻人物。高中毕业时,雷吟被授予加拿大总督奖,成为所就读的麦斯中学几十年来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一切都非常顺

刘慧敏的长篇小说《秀匪》中,出现了一位冀北奇女李含玉。这是一个敢于牺牲自己,而又善于与敌人斗智斡旋的抗日女侠。

在《秀匪》中,李含玉原本是蔚州玉泉镇镇长的女儿,但生逢乱世,在择婿上惹起了风波。她看中了白家庄曾在省城读书的洋学生白承业,但他家却遭遇了土匪抢劫,土匪头子老七非要娶含玉为压寨夫人,一再到玉泉镇城墙上骚扰。双方僵持不下,镇内有人以这是含玉太漂亮引起的,如果她嫁给土匪就会保住全镇安全。在这种压力下,李含玉毅然出城上了老七的花轿。但她并不与老七成婚,而是想方设法制服他们,让他们改邪归正。李含玉凭着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在随时都会丧命的危境中逐渐站稳了脚跟。这时,日军打进了县城,占领了玉泉镇。李含玉引导土匪参加保家卫国的抗战,但老七不愿意,李含玉便设计杀死了老七,自己当起了

事,展现了“革命时代”的荒谬与残酷。黑板上“毛主席”三个字不知被谁打上了大叉,全校风声鹤唳,开始了地毯式的排查,引出美丽的杜老师与已婚刘老师之间的私情。刘老师以“流氓罪”被判刑7年,杜老师下放到校办工厂,这件事情给了牟遥遥很深的刺激。“好多年后,他的脸上写下了风霜”,小说轻描淡写地折射着最沉痛的诉说。

在葛水平的城市写作里,生活辽阔丰富,欲望四处流淌,一步步探入并考验人心无常和精神变异。《失爱》带有某种寓言性质,指向当下城市的贫/富、权力/无产等阶层的剧烈分化。离异的中年男人李明在买狗一事上屡屡上当,最后一次买的狗皮英俊潇洒,颇惹母狗喜爱,最终和市长赵保家中家的母狗有了后代。李明在女朋友的指点下想去赵家认“狗亲家”,却被撵了出来,并被赵家连同狗崽子一起送进了精神病院。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作者无意渲染其中的辛酸痛苦,而是着笔于男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的“低智”及其对悲剧结局的漠然不觉,反而使压抑的痛苦持续不断地散发出来。

“痛苦”而不自知,也许是葛水平对城市人生存状态最深的观察,也是最透彻的描写。在《纸鸽子》中,单身母亲何明儿被有网瘾的儿子折磨得精疲力竭,儿子的阻挠让她没有办法再婚,只能和男方转入地下情,可是也难以从对方那里获得安慰和温暖。朋友海棠是一个生活富足的小奶奶,可在无爱的婚姻里并不幸福,因与人裸聊而遭到勒索。也许因同为女性,写这类故事,葛水平的议论多于叙事。她拨开炫丽生活的枝蔓,注视着女性在失婚或无爱婚姻里的焦渴幽怨,感受着女人一点点沉入俗世生活底部而逐日凋零,心有戚戚焉。与《纸鸽子》不同的是,《凉月》写的是一个男人的婚变悲剧。阿银娶了一个德国妻子,让人羡慕。可实情是,他在德国生存艰难,与妻子沟通不畅。大年三十晚上与母亲看春晚大闹,妻子叫来了心理医生和警察,母亲心脏病发而死,阿银离婚。虽然这个故事写的是异国婚姻,但其中都包含着人在欲望、诱惑、情感、亲情等冲突下做出的选择,无不涵盖着每一个个体所面临的痛苦。

如此奔波劳苦,凄惶难堪,难道就是城里人的命运吗?显然,这并不是全部,也并不是写作的终极指向,因为在那些痛楚和残缺里,分明还回荡着不绝如缕的诗情暖意。在《荣荣》中,荣荣小时因父母照顾不周,脊柱受伤,成了残疾人。在区委主任李进步的帮助下,她有了工作。虽然被无耻的未婚夫造谣生事,可她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真诚让人们看到了事情的真相。葛水平通过这一个体所面临的痛苦。

《停留在窗外的梦境》也许是葛水平近期城市题材小说里最好的一篇。贺晓因为音乐梦想和所爱的女孩马小雨而离开了亲人,在一次ATM机故障中提走20万,被捕入狱。这简直就是当下城市里每天都在上演的“梦想秀”。故事是灰暗绝望的,可父乡亲红旗由此展开的探索与寻找之旅以及马小丽做出的人生抉择都充满了坚持和美好,以现实实际论,贺红旗很失败,然而即使是在种种重压下,他依然坚守“人自有一份心里的端正和庄严”的人生信念。马小丽也并非携款潜逃,而是目睹贺晓因钱发生变化后无奈选择了离开。她坚持与在车祸中残疾的男友结婚生子,虔诚“生活中充满了神灵”。本来,“无常”乃人生常态,作者却为之注入了一线光明和暖意,即人可以通过坚守和善意克服绝望,这里面的力量,既是一种诗情的存在,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表达。

葛水平写乡村已然纯熟,而在从乡村向都市的“挪移”中,她不得不面对叙事上的调整,即从对乡村的“静态”观察转向对都市的“动态”捕捉。她的笔力有时不逮,语言不那么丰实,而城市的多元化有所缺欠,也许都与叙事调整的不完全有关,但她是有意识、有方向的写作者,假以时日,她可以在被物欲和庸俗所笼罩的生活里完成另外一个“葛水平”。

### ■创作谈

我在整个春天扳着指头数春雨,一场春雨一场暖。我牢记了一句话:所有情感都很潮湿。春天,去日的一些小事都还历历在目,人是没有长久记忆的动物,可记忆有着贪婪的胃口,总是逃不脱童年。我还有别人,由盛而衰的往事,以生命最美丽的部分传递着岁月的品质。一场秋雨一场寒,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涵盖在失去季节的痛苦里,如今,时光搁浅在一个只有通过回忆才能记起来的地方,那个地方总是离乡土很近,离人群很近。我用汉字写我、写别人、写永远的乡愁,事实上我们都是被角分明的人,只有被角分明的人入了文字才会有季节的波动。看那些被光阴粗糙了的脸吧,像卜辞一样,在汉字组成的这块象形土地上,所有的文字都是他们活着的安魂曲。

叔本华有一句话:“我就是别人,任何人就是所有的人。”这里显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或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力量。文字有它的源头,如果你出生在乡村,你的文字里必然有农业落地的声音。文学不能叫醒春天,在贫瘠的土地上,除去茂盛的万物,我从不想绕开生,也从不想绕开死,生命定死,与自己无关。或许正是和世界的瓜葛,文学的存在对社会的价值就只能是一个试探。即使一个优秀的作家竭尽全力呐喊也是微茫的。写作者就这样在物质条件匮乏的精神存在里流浪,才懂得什么叫心甘情愿。我一直把读书看成攒钱,看着众多的书籍,我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趋于为人处世,我孤僻着自己,我还有别人,中药一样的人生,我把对人类的感恩全部栽种在文字里,安静地等待生长。我的世俗里,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我的未来,这些感受,在一茬一茬的收割后,通过书本肯定了我那些非常牢固的渴望,我不想和我熟悉的东西说再见,我爱着写作。

写我,写别人,生活中的一切是如此简单,并代表着某种忍受,某种不屈。生是血性的,死亡与生命相伴随,生活的真实总是在文字之外,我无法为写作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文字只不过是文学的表达形式而已,只不过是我和别人的共同记忆,我不断地复述这些,在孤独的日子里,我是一个拿脸作调的人,我的写作不能够传达出特立独行的价值观,我始终不满此处的生活,为什么文学只能是纸上的黑墨?我想回避现实,现实中我时常会被选择,我为生存困惑过,被否定或被肯定的目光都来自一些生活小事。时代在进步,固有的民间心态、乡民性格慢慢在改变,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逐渐失去想去非非的境界。我知道想入非非是一个写作者生存的能力和手段。更多的時候,我只想听听音乐、看看大自然,然而,我无法放弃大好光阴中的写作,我是一个坏人,文字依然把我当成了它的朋友,就这么简单。

坦率地说,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写作者痛苦沉重的。在光明走失的千山万水中,我用肉眼看发现生活的美,慎之又慎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倍加珍惜地维护我心中的尊严和神圣。我不屑做一个浅薄而根本不配写作的人,然而在这个缺乏内部秩序的世界上,我所做的一切都已自己失望。我越来越茫然,越来越胆怯,面对文字不知该如何表达心境,爱你越深恨你越甚,我有千百个理由拒绝那些为了生存艰难活着的乡民、那些故事,我更有千百个理由陪伴在它们身边。活着,他们曾经形象鲜明地成为我另一种阅读,身处这样一群人中间,我该如何选择?他们从没有拒绝过生之柔情,同样未曾拒绝过那些人为的暴戾,接纳悲喜如同接纳日常。活着的别人和活着的我,有种不合时宜的傻笑,一天的日子几乎就在睡眠之间滑过,难道写作真的不仅为了人们阅读,还为了磨练一个人的品德?

感情是不能支配的,能支配的感情一定是虚伪的。在这个大地上我只活一生,我忠实于内心的热爱。对一个孤独的作者来说,书本是我最近的邻居。穿过喧嚣的世界,生存或者生活,无处不在的生之光芒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如特蕾莎修女《活着就是爱》中的谈话,一个写作者要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要用一生的努力去贴近生活。我不得不再次相信命运,我的村庄,我与我所经历的一切事物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我已经找不到理由拒绝对他们的依靠,他们是我文字的依靠,也是我生命最后情感的依靠。

下掉。若干年后,吴雅长大成人,事业有成,来到加拿大工作。这天吴雅到温莎税务局咨询事情,顺便把母亲也接去,打算办完事后陪她好好逛一逛。在税务局里,母亲静静地注视着女儿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对话,但想到女儿的父亲没有福分看到这一切,不禁双眼发红。敏感的女儿立即注意到这一点,出门后便关切询问,知悉母亲的心境后,泪水也不禁悄然洒满眼眶。这种触动人物深度情感的细节描写,令人动容。

《生命的接力如此美丽》所着眼的,正是吴雅和雷吟母女的这种生命内涵,她们在事业和学业上所取得的骄人成就,都不过是这种内涵的外化,是她们生命正能量结出的花朵和果实。作品对加拿大萨斯中学为雷吟所竖立铜像的传神描绘,在作品中具有画龙点睛的意义:“那高飘飞的秀发,微微上仰的脸庞,炯炯有光的眼神,透露出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美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那微微张开的嘴唇仿佛在告诉所有在场的人:我爱你们,我希望你们健康快乐,奋发有为,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读到这里,我们仿佛看见了铜像内里闪射出的生命之光。铜像既是少女如花生命的生动再现,也是对其如花生命的热情礼赞。整部《生命》都是对生命的热情礼赞,是对珍惜生命并能主动地把握和经营生命的人的热情礼赞。

胆量和策略。在打死老七、被副头头郑三锺宣布为“大当家的”时,她连开三枪证明了她的勇武,又用匕首割破自己的脸蛋,誓与大家共存亡,真正取得了对群匪们的领导权。

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侠形象,李含玉比士绅圈秀跌入生存危机深游,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走向主动并且大有作为。冀北女侠就是这样炼成的。作者以一种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从古蔚州大地上进行了长期的文化挖掘,将一个女匪的传说演绎成了这部长篇作品。她让主人公以不凡的传奇经历和斗敌胆魄走向成熟,证明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历来都有不屈不挠、反抗外侮的民族传统,也证明我们的行为往往是被动渐渐转入主动,在随遇而作中显示出他们的人生价值。作品情节曲折、语言精当、方言土语运用合理,使整部书从头至尾充满着地方文化风采和诗情画意。

书本是我最近的邻居

□葛水平